

牧铃作品 Works of MuLing

影子行动

牧铃◎著



YZLI0890123524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影子行动

牧铃



著

藏

书

Y ZH!



YZL10890123624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影子行动 / 牧铃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07-9777-7

I. ①影… II. ①牧…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6076 号

YINGZI XINGDONG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 划: 缪 惟 何强伟 李世梅	装帧设计: 缪 惟 刘金川
责任编辑: 缪 惟 李世梅	责任校对: 赵聪兰
美术编辑: 缪 惟 刘金川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 编 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 行 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顾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6.75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978-7-5007-9777-7 定价: 16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影

子行动

Ying Zi Xing Dong

马明马亮是山区农村的一对健康活泼的孪生兄弟，弟弟马亮尤为调皮好动，在他的“策划”下，兄弟俩利用孪生子的优势闹出不少笑话。稍大些，兄弟俩在协助父母的劳动中锻炼得强壮有力，又通过一次“联合行动”“结识”了一些好书，从此更加快乐，学习也进入“良性循环”，俩人都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但因家庭贫困无力维持学业，只得想出了轮番务工、轮番上学的“影子计划”。因兄弟长相一致，计划得以实施；又因性格差异，好几次险些“败露”。为了远大目标，兄弟俩都克服各自性格上的弱点，“合力打造”一个优秀的学生形象——结局却仍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快乐是这部校园小说的基调，不论是艰苦的劳动还是紧张的学习，快乐几乎无处不在——就看你是否能乐观地看待生活！



目录

contents

■ 孪生兄弟 / 5

马明日记摘抄 / 22

■ 真假美猴王 / 25

马明日记摘抄 / 39

■ 没工夫烦恼 / 41

马明日记摘抄 / 58

■ 省城来客人了 / 61

陈秋媛的一封信 / 74

■ 同谋 / 77

马明日记摘抄 / 93

■ 正式登台 / 97

马明日记摘抄 / 115

☐影子在行动 / 117

马明日记摘抄 / 133

☐克服个性 / 137

马明日记摘抄 / 157

☐陌生领域 / 161

马明日记摘抄 / 191

☐不可大意 / 195

马明日记摘抄 / 199

☐意外事件 / 203





孪生兄弟

难以区分——冒名顶替——发现了宝藏——
一场空欢喜……



据我妈说，爸给我取名“马亮”，是源于我生下时的第一声啼哭——我那嗓门儿大得吓人！简直是叫喊呢，喊得全村大狗小狗汪汪叫，此起彼伏吠成一片。

用拼命呐喊来向世界宣告自己的降生，太张狂了吧。伟人出生才不同凡响（比如释迦牟尼，生下来就得装狮子叫），我算老几？双胞胎中只排了个老二。

话虽这么说，每当老妈讲起我那不同凡响的吼叫，我还是会产生几分骄傲。老大不过比我早降生两分钟；我呢，嗓门儿比他大了几倍（他的名字马明，还是根据我那亮嗓门儿往上追溯出来的）。要不是在妈肚子里憋得稀里糊涂少了几分竞争意识，谁当老大还说不准呢！

当然这是后来才有的想法。不过，自小儿起我就格外霸道，没怎么把老大当哥。争玩具、抢食物，我从来是锐不可当，连争带嚷，逮着机会还要挠上一爪、咬上一口，给老大抓出几道血印，咬出半圈儿牙痕。结果是老大哇哇大哭，老二夺得胜利果实，逃之夭夭。

可我俩胖瘦一致，体力均等，智商不分高低，大半时候是彼此扭结，相持不下。一旦陷入这种僵局，妈会跑过来呵斥：“明明，快放手，你是哥！”

马明委屈地含着眼泪，还是听话地松了手。马亮趁



机迅猛出击，从那位哥哥头上薅下一绺儿头发，仍然是夺得胜利果实，逃之夭夭。

“你哪是劝架？是偏心啊。”爸说妈。

“不偏心咋办？”妈为难了，“我总不能说：亮亮，你是弟，要让着些——没那个理儿啊。”

真是！哪有叫弟弟让哥哥的？

于是下回再战，老妈依旧偏心，马亮依旧获胜。久而久之，老大一再忍让养成了个宽厚性子，老二霸气更盛，无形之中，已经把兄弟间的领导权抓到手了。

有一方让着，那一位再强横霸道，矛盾也不容易升级。两个一模一样的小东西从此相安无事，再也没爆发过流血冲突，都那么结结实实、欢蹦乱跳地成长着。

妈对我们的一模一样格外自豪，她喜欢给我们统一包装，从小时的大红花“襁裙”，到后来的发型、衣裤、鞋袜，都要求绝对一致。这给我们本不宽裕的家庭经济添了不少负担。因为无论什么一买就得俩。老大的某件衣服破了，老二的同一件衣服也得报废；老二跑丢了一只塑料凉鞋，剩下的三只都要打入冷宫。就连上头扶贫救济送下来的衣帽，我们兄弟也很少有机会享用——难得领到成

双成对的啊。不成对，妈就不让我们穿戴。

“有那个必要吗？”老爸看着那些好端端就被搁置不用或拿去送人了的衣物心痛不已。

“当然有必要！”母亲喜滋滋地往两件她刚刚缝好的小外衣上绣着同样的花，“要不，双生娃儿岂不白生了？”

双生娃儿是稀罕物，稀罕物就得尽力展示，不能因为衣服鞋帽的一点点差异把他们给埋没掉！

有了老妈这种指导思想，我们打记事起就知道捍卫双生娃儿的一致性。到野地里玩儿，要是我不小心摔了一屁股泥，老大就会抓把泥照自己屁股上来那么一下；马明被竹桩撕裂了衣襟，马亮即使借助剪子，也得在衣服上划拉出同样的裂口。

最不可思议的是有回马明给马蜂蜇了，额头肿得寿星老儿似的，马亮没有“寿星包”，居然哭得那么伤心，硬逼着妈去给他找马蜂……

追求一致到了这个程度，母亲为我们打点同样的装扮便更加理直气壮了。可是母亲在怀着我们时落下的腰肌劳损和风湿病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一家四口全仗着跛了一条腿的爸，生活眼看着落到了全村的最底层，领起了“特困”救济粮，尽管这样，老妈为双生娃儿的



自豪感仍没减少半分，我们仍然被打扮得一个模型里压制的瓷娃娃似的，哪怕穿旧衣破衣呢，那补丁也整齐划一，用完全相同的布，点缀在绝对一致的部位。

那补丁，同样成了我们骄傲的本钱。

乡下男娃夏天很少穿衣，一对短裤衩就把我们打扮得像刚出炉的瓷娃儿似的。可即便外出“裸奔”，村里人看到我们还是弄不清谁是马明谁是马亮。这怪不得人家，我们两个原本长得太像了，连头顶的发旋都一个样，全是“牛角旋（双旋）”。不争抢东西时，爸爸也常被我们弄糊涂。

“明明，哭啥？”爸抓着我的手问。

遇到这种情况，即使我正哭得酣畅淋漓、回肠荡气，也要停下来声明一句“我是亮亮啊”，再接着更起劲地往下哭。

另一种情况下，我却巴不得老爸搞混。

像那回踩高跷打碎了热水瓶被爸逮了个正着，大巴掌扇到屁股上，我哭叫的是“明明不敢了”，把躲在一边的马明弄得莫名其妙。还有一回，我拿麻绳把家里刚孵出的小鸡拴成了一长溜儿，被老鹰一爪抓了去。我晓得祸闯大了，嘴里嚷着“明明再也不敢了”直往马明身边

跑，拽着马明转了几圈之后，我不逃了，眼睁睁地看着爸像老鹰抓鸡似的，逮走了被我弄得一头雾水的马明。

如此这般弄过几回冤假错案后，老爸学乖了，再逮着了“现场”，他先检查指纹，验明正身，再作处置。

明白了吧，我们俩只有指纹存在差别！我有七个“螺”纹，马明是四个。

转眼到了七岁，该上学啦。

我们的一模一样又令村小的老师大伤脑筋。后来老师想出了对策；分不清嘛，干脆不分。他把我们安排在一双人课桌上，表现得好，一齐表扬；干了坏事，也一同处罚。这倒省去不少麻烦。只可怜了马明，他断不了遭我的连累无辜受罚。

有机敏的同学悄悄往我们背后做记号，把老大老二严格区分开来。这一区分立即看出差异来了：

做好事的多半是老大马明，干坏事呢，绝对是老二马亮。

不行，这么下去，双胞胎的乐趣丢掉了大半，我不干！我暗中留意别人在我身上做的记号，趁人不备，偷偷弄到马明身上去；要是那记号只做在马明身上呢，我



便给自己也做上一份。仗着精心实施的隐身术，我冒充马明打过架，爬过墙，“修改”过别人的作业，还拿乌梅刺籽往女生背上印紫红色的鬼爪子，把她们吓得尖声怪叫。

这么一来，除了几个坚决不相信马明会干那种事的铁哥们儿，全班都觉得马明马亮没啥子差别，又把我们俩混淆成一个型号了。

别以为马亮把聪明才智全用在干“坏”事上，事实上，那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罢了。干农活儿才是我们的专业，而且，从干活儿中得到的快乐，比在学校弄弄恶作剧至少要高出两倍。

我们的父亲人称“海瘸子”，不是鄙称，是“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于是从八岁起，我们就自觉地去帮助步履艰难的老爸。开始只是插插秧，拔拔草，到能挥动锄头，我们下水田铲田垒田壩（音kǎn），上旱地给大豆玉米松土……不论干哪一项都能令我们快乐无限。一下地，我们往往先来一场友谊赛，你追我赶到白热化程度，享受一番竞技场上的惊险刺激。累了，在田头地角歇下来，看风吹绿浪，听鸟语虫吟……冷不防，

稠密的豆棵下蹿出一只野兔，一场追缉就此展开——好玩不好玩？

再大点儿，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类小儿科的快乐了，更高档的享受在向我们招手。我最喜欢干的活儿是拉着马明同去离家十里的大山里砍柴。我们找到干透了的枯树，砍成整整齐齐的一段段装进柴夹子……别忙着回家！树上有猕猴桃，有尖栗、沙果；还有，兜里的弹弓还没派上用场呢！这本是为小鸟和松鼠准备的，但看着它们那可爱的模样，我们又下不去手了。我们还是去射击松果，帮助松树播种吧。

挑着柴担上路，中途那一泓清泉是不能不光顾的。我们先扑下去牛饮一番，再把浑身上下洗个爽快，于是，再热的风，也变得凉丝丝的……

驶牛犁田又是另一番乐趣。驱赶着老牛，看着黑油油的田泥在犁铧下翻滚，踩在脚下，如同海绵。我吹着口哨与落上牛背的黑八哥对歌，有时还得跟紧追而来的蚂蚱斗智，捉迷藏……这可是大人干的活儿啊，我和马明十一岁时就已经操练纯熟。

掌握了这门技术，家里承包的几分旱地就由我们兄弟包干了。旱地里轮种着花生、豆子、玉米、红薯，从



播种到收获，我们都不要瘸老爸操心。暑假里，我们拔了花生和豆棵，一担担挑进屋后的打谷场。正在田里打农药的老爸远远冲我们笑着，满脸是自豪和欣喜。

我忽然发觉，我们从劳动中享受到的最大快乐，是在老爸欣慰的笑容里！

于是我们干得更加生龙活虎……

乡亲们说：“海瘸子家那对双生子，干活儿能顶一个壮劳力啦！”

我们越来越自信。到学校里，面对那些生在农村却从没干过农活儿的白面书生们，我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我们没多少工夫去打篮球、打乒乓球，可我们黑不溜秋的臂膀比那些自称运动员的同学结实得多。掰起腕子来，谁也不能跟我们排上一个档次。

我总算找到了我们兄弟生理特征上的一个不一致的地方：我们的声音并不完全相同！

“我也注意到了，”马明说，“你的声音稍稍重点儿。”

“不对，是你的重些！”我纠正。

“你的重，我的轻！”马明跟我争。

好了好了，不管谁的重谁的轻吧，反正不一样，我

们自己都能听出来。

可别人怎么分辨不出？妈只要拿眼角余光一扫，就能凭直觉分清我们俩，但她也常常被我们的声音搞混。

这说明到别人耳朵里我们的声音没有丝毫差异，而这差异，在我们自己听来却如此明显。

怎么回事？

有一天马明找到了答案。原来我们听到别人的声音都是通过空气振动来传播的，自己的声音呢，还没通过空气，已经直接从骨头、肌肉传到耳朵里了，怪不得听起来有些不同。

在别人听来，我们俩的声音绝对是一致的！

我大为高兴。自从感觉到跟老大声音有差异，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敢冒充他了。明白了这道理，我又敢胆大妄为啦！只是老大不该去问老师——幸好没差别，要真有那么一丝丝不同，岂不是提醒老师加强分辨了吗！

马明说他不是问的老师，是从一本叫做《十万个为什么》的书上看来的。有这样的书？我咋没看过？

他四下瞅了瞅，才放低声音透露了一个秘密：学校后头那两间老锁着的教室里堆满了书。那天，校长要他帮着抬口箱子进去，他才趁校长在里面收拾时偷看了一